

用梦境之想来处置生活

新书榜单

像韩愈一样“独处”



《韩愈传》王路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

韩愈率直、爱开玩笑、敏感,总伤春悲秋,这样一个人,能得到尊重,绝不仅仅是因为超凡绝伦的才华,而是因为矢志不移地做君子。

本书讲述了韩愈如何矢志不移地做君子,并因此承受人生的苦难,于是,所有苦难,点缀了他的光辉。

《北辙南辕》陈梓著 作家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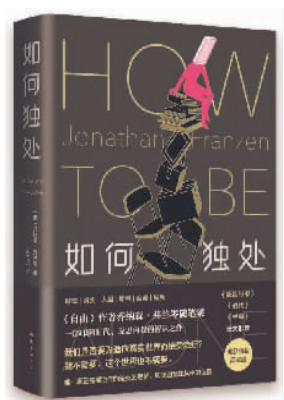
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得不到的人。五个性格迥异、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大相径庭的白领丽人,阴差阳错地走在一起,从相互揣测到互相体谅,到共渡难关,携手解决生活和事业中的种种困惑和难题,见证了彼此的成长,收获了刻骨铭心的爱情。



《中国智造》黄秀萍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

本书以李凡与三位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为纽带,演绎了改革开放中的企业发展,讲述了中国企业从“制造”到“智造”的过程。他们在风云激荡的科技潮流与市场竞争中各显身手,既有高新技术领域的热点,又呈现了个别悲情谢幕的案例。

《如何独处》[美]乔纳森·弗兰岑著 南海出版公司



社交孤立、抑郁、悲观……在喧嚣世界的背后,涌动着暗流。逃不出人际的网,躲不掉窥私的眼,避不开邻居的纷扰,骨肉亲情是我们柔软的羁绊。我们渴望逃离,渴望独处。没有真实世界的归属感,就不可能在想象的世界茁壮成长。(晚阳)

平凡人的一生

梁文春

长篇小说《谁在敲门》宽阔、舒缓、静水深流,是一部向传统和时代致敬的小说,时代大潮丢弃的碎片,被捡拾,被细心擦拭,使之发出光彩,照亮和收容失措的灵魂。三代农民子女的命运变迁,让人切实触摸到当下现实的温度,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。

这部长篇小说出场人物有上百个,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,有棱有角。呼风唤雨的大姐夫,被儿子丢尽脸的大哥,一毛不拔的二哥,坑蒙拐骗的四喜,早熟的聪儿,卑微的父亲,等等。这些人物就像藤上的葡萄,而父亲则是把他们串联起来的葡萄藤。“父亲是离世界远了,他生日的全部意义,就是提供一个机会,让儿孙团聚,能聚的人越来越少,表面的理由万万千,最深处的,是父亲正在远离。”

小说以许家为核心,以为父亲庆生至父亲病重、离世为主线,描述人、事、物,如《清明上河图》般截取时代的一个横切面,勾勒了大时代下的微小细节。

作者有非常鲜明的空间意识。小说以父亲为核心出现三个重要的地点,一是大姐家,众子孙为父亲庆生;二是医院,父亲病重,众子孙聚集守护或探病;三是燕儿坡二哥家,众子孙为父亲举办葬礼。这三个地点由封闭走向开放,由点辐射到面,就像舞台剧中的三个重要场景,所有的矛盾冲突都集中于此,不同的人事物在同一个空间中上演,在不同的空间演绎着不同的角色。

“谁在敲门”的“门”即是一个空间概念,也是空间发生联系的通道。当有人在敲门时,内部的空间即与外部的世界产生了联系,这是一种怎样的联系?在大姐家,“门”的概念是相对清晰的,空间也是相对封闭的、私密的,焦点更多集中在“家人”身上。在医院,“门”的概念趋向于模糊,在这里不断上演着生与死,也预示着任何人都逃不过生与死的离别。在二哥家,“门”的概念是开放的,让人与大千世界发生更深远更密切的联系。

人的社会属性,在有限的空间中由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体现出来。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,每个人物所担任的角色与责任与他们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,当两者之间出现较大偏差时,人物本身就会出现较大的张力。所以在《谁在敲门》中,每一个人的刻画都让人印象深刻,就如作者本人所说,小说里的人物不是塑造出来的,是小说自己长出来的。

十多年前,罗伟章创作了《饥饿百年》,如今创作了《谁在敲门》,我心中疑惑,《谁在敲门》的“父亲”形象是否是《饥饿百年》里“父亲”形象的延续?

对此,作者并不否认:“《饥饿百年》中的‘父亲’是终点,到《谁在敲门》,就成为起点了,而这个起点恰恰成为‘父亲’人生的终点。”

作者在《后记》中也曾提到,“《饥饿百年》是山的文明,《谁在敲门》是河的文明”。山与河是不可分割的,前者描写的是传统文明,后者是现代文明,两者之间是骨肉联系。在《饥饿百年》中,“父亲”及爷爷的一辈,乃至祖上一代代人生都在为土地而奋斗。到了《谁在敲门》,土地对人的束缚已走向瓦解,大时代的洗礼悄然改变着每一个农民子弟。

罗伟章对于平凡人的一辈子透纸背的书写,让读者看见每个人物身上的卑微与崇高,也看见了自己身上的卑微与崇高。

表现得尤为明显。“她有一个劲儿,非要把这个东西写到底、写穿掉。”

一个作家在语言层面的用力,是可以感知到的。“我对一个作家的信任,首先是必须体现在语言层面上。”韩东认为鲁敏写的每一个字词,都是经过打磨的。

这种信任,还有成为小说由头的生活真事。鲁敏曾和韩东参加了一个慈善拍卖会,现场有两派人,一派是诗人、画家、昆曲表演艺术家等,另一派是“金主”。所谓拍卖,比如昆曲艺术家给拍得者上一段时间的昆曲课,诗人上几节诗歌课,画家给定制肖像。

韩东的诗歌课拍完后没了下文。鲁敏却一直记在心上,如果和一个倾慕诗人的企业家一起对话一起上课,会是什么场景?也就是那段时间,诗人外外离世,韩东就将整理的诗作贴在微博。他深更半夜贴,鲁敏就深更半夜看,“那种感觉无以言表”。

接着拍卖之后的未有之事,鲁敏写了《写生》。“我一直觉得诗人所代表的艺术、精神气质,和以商业或金钱为代表的群体对话,有一个巨大的空隙。可以去探索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,这两类人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,都想寻找到什么,让彼此能够依靠。”

梦境

《梦境收割者》里绝大多数故事都是对当下生活的虚构。“有时我们更希望写那种经过时间沉淀的故事。但我觉得可以且应当写当

采访之后,并没有找到真切的原因……

这篇小说名为《或有故事曾经发生》。她隐藏了自己所有的死亡线索,就想平静地因为自己的原因,无人知晓地死去。”鲁敏说。

此前,她出版过两部中短篇小说集:《九种忧伤》写的是城市中的人,有着各种暗疾,各种貌合神离的心理状况;《荷尔蒙夜谈》是谈人和身体的关系,写了很多同荷尔蒙、欲望有关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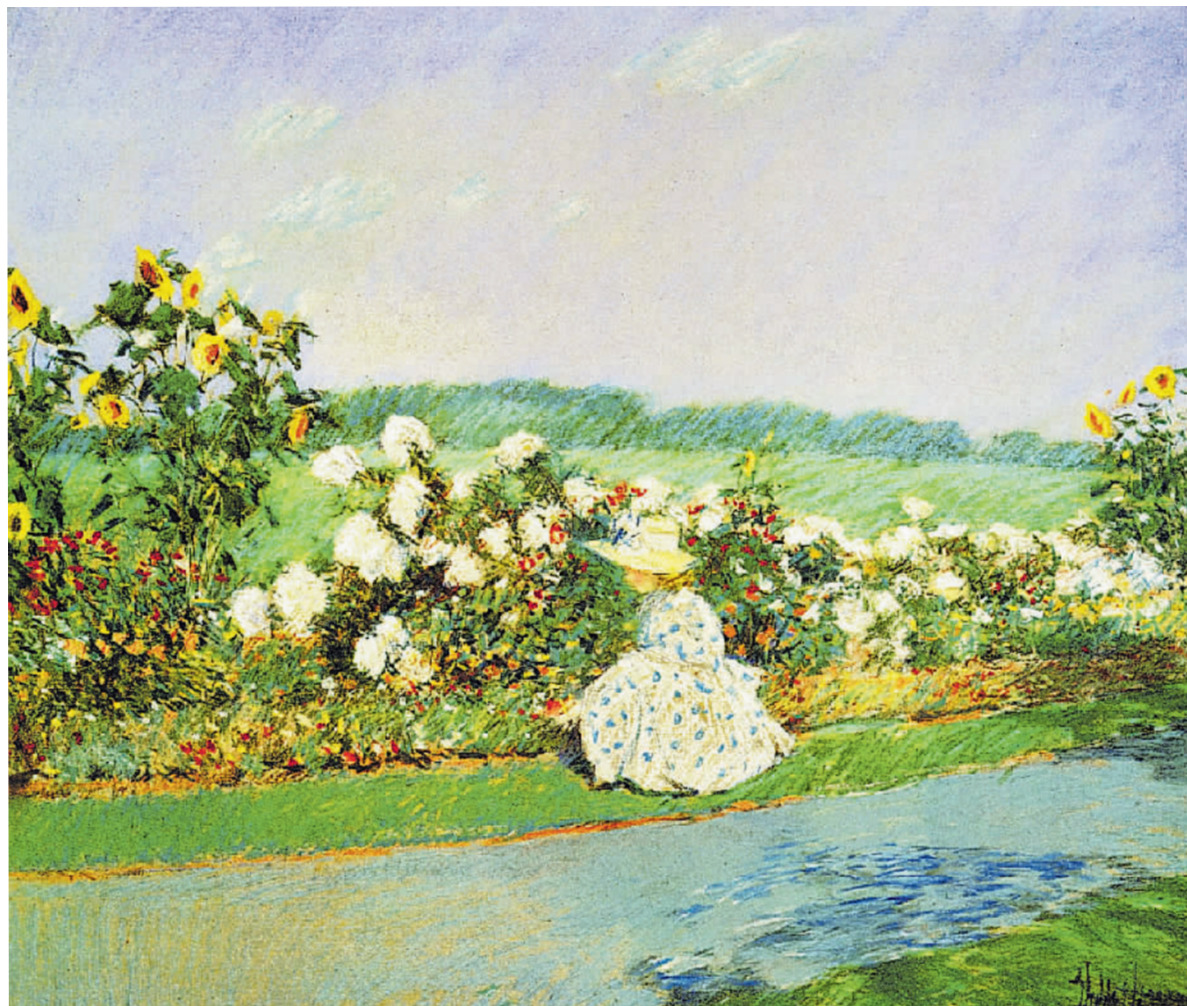
年岁增长,思考更多,越发关注“人和时代的关系”——这就是《梦境收割者》的核心。

“这部小说集试图探讨人与这个时代的关系,当下的个体有没有保有自我节奏的可能,以及可能需要付出代价的悲喜状况。”鲁敏的创作初衷如是。“保留自己,做一个软软的刺,遵循自己的生活节奏。”世界与时代如同巨人,每个人都是粘在上面小苍蝇,粘得好,与时俱进,粘不好,就掉下来被碾落成泥。“我就想写人怎么样和这个时代相处,哪怕怕死去,但保有了自己的节奏。”

信任

《绕着仙人掌跳舞》取材自真实的案件,通篇都是对话。“我特别喜欢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·普伊格,他写过一个长篇对话体的作品叫《蜘蛛女之吻》。”鲁敏用一对一的方式去谈,为什么“惊悚骇俗”,还如此坦坦荡荡。

认真写作的鲁敏“是力量型的选手。”在诗人韩东看来,力量感在《绕着仙人掌跳舞》



《夏天》

柴尔德·哈萨姆 1891

美国印象派画家柴尔德·哈萨姆(1859-1935)主要以城市街景和沿海风光绘画而著名,他的作品以其清新明快的氛围而独具特色,是20世纪初颇具影响力的美国艺术家。

哈萨姆一生留下了3000多幅作品,那些蓝色与灰色混刷下的街道远方,红白罍栗盛开背景中的女人衣衫和漫天“燃烧”红叶点缀的巍巍建筑,使他得到了“没有发疯的梵高”之喻。

供图·配文 玛咖

卡尔维诺的多重意象

唐宝民

必须承认,阅读卡尔维诺的《如果在冬夜,一个旅人》的过程是困难的,因为卡尔维诺在写作本书时,完全是对传统写作方法的颠覆,这种颠覆,首先是结构形式上的颠覆。传统意义上的小说,结构形式是“按照时间的流逝讲故事”,讲故事的发生、发展、结束,结构完整的,有饱满的人物形象。当然,意识流也打乱了时空,故事被分割成无数个碎片,需要读者经过分析才能将其整合。

但卡尔维诺的这本书,则是对意识流的一种突破,卡尔维诺曾说:“在一本小说中,真实性就像雾一样是不可获得的……”的确,读这本小说,感觉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弥漫着浓雾的迷宫。

小说的开始,讲一个男读者开始读一本小说,然后讲的是这本小说的内容,我们读到第一章结束的时候,小说内容停止了,理所当然地,我们翻开了第二章,想接着读下面的内容,但第二章又回去讲那个读者,说他在读那本小说时,读到30多页,发现书印错了,后面的内容不是这本书的了,他不得不到书店去,换了另一本书,回来后开始读,结果,同样事情又出现了,第二本书也在中途出现了错误,无法往下看,于是又换了第三本书开始读……如此往复,他一共读了10本书,这些书都只有开头没有结尾,而且内容毫不相关、完全独立,内容有革命,有启示录,有逻辑几何学……总之,我们在阅读过程中,要时刻对情节进行分析,方能进入下一阶段的阅读,全书读完之后,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:卡尔维诺想要告诉我们什么?

也许,追问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荒诞行为。有评论家这样评价这本书:“啊,说起来,最近我在看卡尔维诺,你知道的,《寒冬夜行人》可以打乱顺序重新组合的小说!实在太迷人了,像在考验智力……”

今天,卡尔维诺已经成为中国公众心目中大师级作家,他的小说,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,除了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和奇异的、魔幻的因素之外,更主要的还是他写作方式的多重表达性、虚构的多义性以及结构的复杂性。

尤瑟纳尔曾这样阐述他的创作观:“有些书,不到40岁,不要妄想去写它。年岁不足,就不能理解存在,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、时代与时代之间自然存在的界线,不能理解无限差别的个体……经过这许多年,我终于能够把握皇帝与我之间的距离。”和尤瑟纳尔一样,卡尔维诺也是一位文学拓荒者,在别人不曾走过的路上尝试着开拓出一条新路,他成功了!



《山茶》张伟(清) 络因供图

高谈阔论

阅读的三个阶段

冷莽麦

读书有没有用?在我看来,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。

阅读是文明的必由之路,这个俺明白。可是,所谓的“有用”,却是一个难以厘清的概念。能够“钱多多”,此为一用;道统范畴的出人头地,也是大用;而寒窗苦读的识字之人,以文化素养为用来自我慰藉的也大有其人……这些五花八门的说辞,都有相当的拥趸。所以,有用没用的,个人觉得真没必要,也不好再去添乱。

不过,说到阅读之功力,可以用不同的阶段来分层,这个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。

读书的第一个阶段是接受。不管是识字及文字意义的理解,还是篇章叙叙的观念皆如此。我们从文字中接受文明积淀的知识,并逐步建构起价值框架,或者是对错误的理念之类,当然还有人类一路走来堆积起来的各种常识和知识。关于这一层级的定性,想来是不需多说的。

接下来,在我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,自我灌输,或被灌输足够的伦常、世故以后,继续的阅读活动,如果您的确是在用自己的脑子去阅读的话,必然就会偏离“接受”的轨道。

不仅是基于您自己建构的知识系统,可能还有理想化的价值理念与不太有序,裂变冲突总是避免不了的,矛盾的文字叙

述会进入您的大脑,会扰乱您劳神费心营建的判断系统,而那些几乎是对立的各种理论、判识——很有可能是针对同一个事件、现象的观点,会让你无法用自己的坐标去丈量、纠结吧?假如您真的能体会到这样的困境,那么,恭喜你,您的阅读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。

这种时候,您能否把控自己的情绪好尚,能否把持住逻辑——也许是客观、科学——层面的理性审视,是不是能够脱离锚定在立场优先的思维,显然就非常重要了。

在这个阶段,您会发现很多事并不是非黑即白,很多人也不是单纯的好与坏,很可能您所取舍的东西,远达不到理想的好,而只能是更坏的权宜之选。更糟糕的是,您可能不知道该怎么选择,您开始疑惑丛生。

这样说有些抽象,我们不妨列举举古文人喜爱的《红楼梦》来叨叨一下:您会选择薛蝌做榜样吗?还是觉得王熙凤的做派才是正选?又或是贾宝玉乐在其中的情趣生活更有意趣?

当然,《甄嬛传》里面钩心斗角的胜利者也可能才是强者,有吗?如果您真将宫斗策略当作职场手册,那显然有点鼠目寸光了。您想过没有?这样的场景一直演绎下去,您的孩子,您的孩子会面临怎样的“职场”呢?再有就是所谓的商场如战场,以《孙子兵法》损毁市场

法则,想到诸如此类的人际争锋和“兵者诡道”般的博弈,您会转身内视自己吗?会反省自己既有的,或者还坚持着的行为准则吗?

当您不仅对现实世界有所追问,而且在读书过程中,特别是阅读虚构文学作品的时候,思虑所及不再停留在作品叙事里,不再醉心于聚焦作家捏造的人物命运,而是像一个旁观者那样,静观自省,即便年过半百,依旧想着怎么借助他者(作家)经验完善自身,而且,在翻开那些思想、理论哲思的宏论时,还有抑制不住的反驳神思,还有赤子般的疑问——哪怕是幼稚的疑问……我以为,这样的模态,便可以名之为阅读的第三个阶段。

实际上,这一阶段和年岁并没有直接的关联,休谟老师不足而立之年便写出了这一阶段应有的奇思怪想。

诚然,在下的这种分类有很大的随意感悟色彩,但我相信,只有步入第三阶段的人,才可以称之为读书人,就如子曰:坚信无疑的人不是读书人,真正的读书人总是满脑子的疑惑。

因之,阅读未必是快乐的。尽管如此,但本人还是期望自己能够跻身阅读的第三个阶段,成为真正的读书人,哪怕胡思乱想地睡不着觉。

接受,追问,诘难和反驳,阅读的三个阶段,爱阅读的人们,你们能做到吗?想到吗?